

景明刻本
古今逸史

三八

晉史乘題辭

晉史乘於劉向校讎未之聞余近年與楚史檇杙併
得之誠奇書也不著作者名氏觀其篇目次第與晏
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雖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
道而晉乘楚檇杙孔子修春秋多取之余嘉其書因
錄之以備三史之目

大元大德十年冬至日武林吾衍識

晉史乘目錄

野人與塊第一

輦負羈第二

里鳧須第三

盟河第四

反國行賞第五

介子推第六

大蛇阻道第七

勤王第八

襄王賜命第九

請隧第十

出陽民第十一

斬顛頡第十二

伐原第十三

舉原令第十四

伐衛第十五

取五鹿第十六

虢亾第十七

分曹地第十八

晉伐鄭第十九

伐宋第二十八

伐鄴第二十九

伐楚先屯第三十

伐楚第二十三

結履第二十四

燒楚軍第二十五

用民第二十六

會盟第二十七

救饑第二十八

宰人上炙第二十九

逐獸第三十

失廩第三十一

西河守第三十二

登隧第三十三

國難第三十四

種米第三十五

封狐文豹第三十六

問政第三十七

原李第三十八

李離第三十九

晉書 傅謹第四十

益曰季宅第四十一

日食第四十二

卷第三十一

西河平第三十二

卷第三十三

卷第三十四

卷第三十五

魏文豹第三十六

日會樂四十七

益白李字樂四十一

晉史乘目錄四十九

晉史乘

明新安吳瑄校

野人與塊第一

文公出亾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怒將鞭之舅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知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釐負羈第二

文公出亾過曹其公聞其駢脅使袒而浴設薄以觀

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于公子吾觀其
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
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餐而加璧焉文公受其餐
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克之令三軍毋入釐
負羈之里

里鳧須第三

文公出亾過曹里鳧須從因盜文公資而亾文公無
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然後能行及
文公反國國中多不附文公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
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

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里鳧須曰
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
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
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
資避于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
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
與驂乘遊于國中百姓見之必知君不念舊惡人自
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
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

國大寧

盟河第四

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邊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
胝者在後舅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亾也十有
三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
國乎對曰邊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
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
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
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
舅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

反國行賞第五

文公亾時陶叔狐從及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
陶叔狐見舅犯曰吾從君而亾十有二年顏色黎黑
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
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舅犯言之文公
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
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
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
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
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
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外人者不如

存人之身亾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介子推第六

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旣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

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
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
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
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
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
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
三月號呼暮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
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
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歿

大蛇阻道第七

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竟之文公
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
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
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
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
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
車反宿齋三日請于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
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歛重刑罰罪三
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歛赦罪人舊
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

蛇曰何故當聖之道爲而罪當歟發夢視蛇臭腐矣
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
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勤王第八

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亾居於鄭不得入
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於河上將
納王狐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
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卜偃
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
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

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文公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文公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

襄王賜命第九

襄王享醴命文公侑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文公爲方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

一彤矢百茲弓矢千秬鬯一鹵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文公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請隧第十

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

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
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殂生之服物采章以臨
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于周
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對父而班先王之
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
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
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
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于裔土何辭之與有
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
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

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
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
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出陽民第十一

周襄王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
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
是以未從于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
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殘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
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于是乎
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

唯官是徵其敢逆令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
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匿
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
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
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君子之言也乃
出陽民

斬顛頡第十二

文公問于狐偃曰寡人甘肥周于堂庖酒豆肉集于
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于國中一歲之功
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

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
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
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
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
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
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
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
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
日令田于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于
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

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
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子顛頡之貴重如彼甚
也而君猶行法焉况于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
戰也于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
陽勝號伐曹南圍鄭反之裨罷朱圍還與荆人戰城
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義一舉而
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
之脊也

伐原第十三

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

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亾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亦降溫人聞之亦降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舉原令第十四

文公出亾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

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
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
壺餐之故信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吾聞明主
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
恃吾不可欺也

伐衛第十五

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
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
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
乃止引師而還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取五鹿第十六

文公問帥于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
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
惇篤者不忌百姓也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爲
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
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
之謀也卻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

號亾第十七

文公田于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爲號久矣子處
此故矣號亾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

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亾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人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于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分曹地第十八

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之曰晉始霸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不速行魯之班長而

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于諸侯爲多反旣受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覺雖貴罰也今一言而闢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伐鄭第十九

文公過鄭鄭公不禮被瞻諫曰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焉若復其國而得志于諸侯禍無赦不如殺之鄭君不聽晉國旣定乃與師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被瞻而師還被瞻曰不若以臣予之鄭君曰孤之過也被瞻曰殺人以免國臣願

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曰臣願盡辭而死
公聽其辭瞻曰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請就
烹乃據鼎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
有忠于其君忠其君故將烹公謝焉乃罷而歸之鄭
鄭以之爲將軍

伐宋第二十八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
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伐鄴第二十一

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

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
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郤虎曰衰言
所以勝鄴今旣勝將賞之曰益聞之子子當賞郤虎
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虎
不敢固辭乃受賞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
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
智者也

伐楚先兆第二十二

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
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我又夢與荆王搏

彼在上我在下我欲與戰子以爲何如舅犯對曰卜
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
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
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
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
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伐楚第二十三

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舅犯舅犯對曰服義
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
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

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
偷利而後無復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
後舅犯侍者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
言百世之謀也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
矣

結履第二十四

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
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
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
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晉書
燒楚軍第二十五

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

用民第二十六

文公卽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於被廬作三

軍使郤穀將中軍以爲大政郤溱佐之子犯曰可矣
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帥于城濮于是乎遂
霸

會盟第二十七

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
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亾
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
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
流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
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

晉書
無佐也

救饑第二十八

晉國饑公問于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于君心則美惡不踰信于名則上下不干信于令則時無廢功信于事則民從事有業于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宰人上炙第二十九

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

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
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
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
二也奉熾鑪炭火盡赤紅及炙熱而髮不燒臣之罪
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
譙之果然乃誅之

逐獸第三十

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
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
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于是遂出澤公令曰子

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
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鼃
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
君逐獸殤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
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
社稷周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
君不敬社稷不周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
國流亾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
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失麋第三十一

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之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閒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亾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公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西河守第三十二

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于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登隧第三十三

文公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公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矣文公曰何謂重矣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

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邪
文公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
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辯士不爲言仁士不
爲行勇士不爲死文公援綬下車辭諸大夫曰寡人
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國難第三十四

文公問于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
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種米第三十五

文公得玄山之粟而美之欲種之宮中問于冀缺對

晉史乘
曰臣嘗服稼穡之事矣凡五穀必以種今君所植者
末也種之必不能生公曰寡人不慧不知稼穡微子
之言惑其不解乎冀缺曰務農重穀國之本也君之
言及此晉國之福也

封狐文豹第三十六

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
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
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
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
爭之于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問政第三十七

文公問政于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原季第三十八

文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于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

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
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居之倫箕鄭胥嬰先都
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
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
五軍使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
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
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
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李離第三十九

文公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于廷請从于君

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
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
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之罪非所聞也
不受命文公曰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
法失則刑失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
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文公曰棄位委官
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
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
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
誣遂伏劍而死

傅謹第四十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謹也而教誨之
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遽條不可使俛戚施不
可使仰僬僬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
視噐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
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
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太任妊文王不變少濬于豕
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
師弗煩事王弗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太姒
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于

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
二虢度于闕天而謀於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
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
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文公
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實故人生而學
非學不入文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
戚施直罇籛條蒙膠侏儒扶盧矇矓修聲聾聵司火
僮昏嚚瘖僬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
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卬浦而後大

文公益曰季宅第四十一

晉書
文公見曰季其廟傳于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
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
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
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
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勿奪農功

日食第四十二

文公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食之寡人學懼焉
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
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不可

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公曰善乃舉善政而行之國大治

百史乘

終

卷之三十一 日因月二日 日因月三日 日因月四日

楚史檇杙目錄

問爲國第一

茅門令第二

虞丘子第三

士亶傳第四

隱戲第五

伐陳第六

晉伐楚第七

伐鄭第八

伐越第九

取陳第十

伐晉第十一

圍宋第十二

克鄭第十三

問鼎第十四

樊姬第十五

赦解揚第十六

申侯第十七

射兕第十八

好獵第十九

養由基第二十

絕纓第二十一

子佩飲王第二十二

相人第二十三

築臺第二十四

沈尹華第二十五

孫叔敖諫第二十六

寢丘第二十七

梁丘之二十子

孫以楚籍蓋二十六

孫以華徐二十五

孫以華徐二十四

孫以華徐二十三

孫以華徐二十二

孫以華徐二十一

楚史稿目録

終

楚史檇杙

明新安吳 瑄 校

問爲國第一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亾而不知莊王

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茅門令第二

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輶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輶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主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社稷者社稷之臣不宜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而上位危社稷不守何以遺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虞丘子第三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由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射敖秀羸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受之政則國而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不讓以

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
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菜地三百
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
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
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祿而不骫可謂
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士疊傳第四

莊王使士疊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
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
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

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主

國語作王

者皆元

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
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
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
善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
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
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
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
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
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

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
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
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
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
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
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
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
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
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
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

非人也其可興乎太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報

隱戲第五

莊王泄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亾士慶問左右羣臣曰政不治而社稷危胡不入諫左右曰

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他書作伍舉諫隱有大鳥來

止南山之陽三年不飛不鳴不審何也王曰子其去

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

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

鳥雖不飛飛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

所願聞已王大說士慶之間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

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修治士無所行矣

伐陳第六

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甞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環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

至楚見成列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吳師大敗

晉伐楚第七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羣臣大夫也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伐鄭第八

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鑿刀以進言於
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
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
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受節左右麾
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
去數千里大夫外者數人斯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
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杆木公羊作不
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
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
祥立天下蓄及吾身何取之有旣晉之救鄭者至日

公羊作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諫曰晉彊國也道近
分解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彊者我避之
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
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
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
退楚師以佚晉寇

伐越第九

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
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
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

弱也莊蹊躋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
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知之如目也王乃
止

取陳第十

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
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
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積多則賦斂重賦
斂重則民怨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
之遂取陳

伐晉第十一

莊王欲伐晉使尹豚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
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尹豚觀反
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
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與師伐之其
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圍宋第十二

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不克將去而歸於是
使司馬子反乘闔公羊作塹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闔而
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
之枵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

國籍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

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

公羊作厄

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

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
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
莊王曰若何子反言其故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
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有七日糧爾
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
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
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耳子反曰王請處
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

從子而歸遂師而歸

克鄭第十三

楚人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
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左氏作幾乎自手旗左右麾軍
引兵退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

問鼎第十四

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左下有疆字定王

使王孫滿勞莊王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
德不在鼎昔夏之興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
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
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
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七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
也

樊姬第十五

莊王聽朝罷燕

韓詩外傳作晏

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晏也

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
樊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姬曰妾得尚湯沐執巾櫛

振衽席十有一年矣妾未嘗不遣人梁鄭之間求美
人而進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
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韓下有美字欲王之
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
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
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
霸

赦解揚第十六

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
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

往命宋母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
楚莊王莊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
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
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而救宋宋雖急慎毋
降楚晉兵今至矣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
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令左作命以出雖死無
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
許君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
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
解揚而歸之晉爵爲上卿

申侯第十七

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食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亾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亾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焉

射兕第十八

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

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大夫諫曰子培賢者也此必有故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病歿兩棠之戰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射隨兇者不出三月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歿也王命發平之書而視之於故記果有焉乃厚賞焉

好獵第十九

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其榛叢刺

虎豹者吾以是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以是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以是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養由基第二十一

楚庭嘗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猿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

絕纓第二十一

莊王賜羣臣酒日莫酒酣燭滅有引婦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

得其冠纓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子佩飲王第二十二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
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王曰
吾聞子其於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
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
而不能反

相人第二十三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
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
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
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

者事君

韓作指事

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

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
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
其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
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霸功

築臺第二十四

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
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
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
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至且死矣今子特

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余同耕則比力也至於
說人主不與子比賢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王謂之
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其法
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聖
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通塗
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
用宮之奇而晉併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併之曹不
用僖負羈而宋併之萊後人
僞作不用子猛而齊併之吳
不用子胥而越併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國危桀殺
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

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賢士之言故身歿而國亾遂趨而出王遽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諫寡人者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色加諸寡人故皆至歿今子之說動寡人之心又不色加諸寡人故用子之諫明日命曰有能入諫者吾與之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役

沈尹華第二十五

莊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王好制使中謝佐制者乘間謂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疏沈尹華大夫曰中謝小人也一言而使王

不聞先王之道令昭釐得行其私不可不審也莊王於是罰中謝而黜昭釐而不受釐所獻之立禁國之

孫叔敖諫第二十六

楚王將伐晉告于朝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鈇鉞之誅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
有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
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不知黃雀在後舉
頭韓作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
挾彈在其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

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
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士而
樂其士卒惜不慮其後患也莊王從之乃不伐晉

寢丘第二十七

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叔敖辭而
不受病疽將歿謂其子曰吾則歿矣王必封汝汝必
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之
名醜荆人鬼越人襍人莫之利也叔敖歿王果封其
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
俗功臣二世而奪其爵唯孫叔敖獨存

楚史檇杙
終